

## 開不了口

從前不明白為甚麼作家要在半夜三更寫稿。自己當成寫作人以後，也有這種習慣，皆因不想思維被打斷。

當今社會已不能那麼奢侈，即使夜深人靜，也逃不了車子的經過聲音，對我來說，已能養成接受。有人在旁邊打麻將，我照樣爬格子，沒有問題。

干擾來自味道。

我最不喜歡的是萬金油和白花油以及各種薄荷膏的氣息，就算它們真正有效，我寧願痛苦也不肯搽之。

這股味道讓人聯想到疾病。噩夢之中，一大平原，躺著的都是呻吟中的人。

這股味道讓人聯想到老去。抹膏的儘是些鄉下來的老者，年輕人不會用它。他們只愛香水古龍水。

這股味道讓人聯想到死亡。死不是可怕的事，但臭死卻很討厭。薄荷產品常關連消毒，而消毒味出現在醫院和殯儀館。

擁擠的巴士上，此氣味強烈地從身邊的人傳來。憎惡嗎？沒有用的。積極一點，不休不眠爭取到乘計程車的資格，才是出路。

但計程車大佬胳膊底那陣臭味，也不是好受，只有再奮鬥，弄一輛私家車。就是不明白為甚麼幾萬、數十萬、上百萬的車子上，還放了一瓶比薄荷更難聞的香精。乘這種車子，富翁也是垂死的病人，他們不介意，顯出暴發戶的出身。

已經儘量避免這一切，我寫稿也只能寫到清晨六點多七點。

這時，家政助理起來，一身白花油味道，我就得躲到房間去了。

怎麼說她？辛辛苦苦離鄉別井為我服務了一整天，連搽點藥膏舒活筋骨的自由也沒有？我開不了口。